

禮
部
志
稿

五
三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王爾照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九十七

明 俞汝楫 編

擬典備考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號疏

萬歷二十年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題為修舉陵廟曠
儀以光先德以垂典制事切惟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典
祀典之起實繇於人心故質之人心而有不容已皆祀

之不可廢而聖哲之所必舉者也矧事關陵廟情屬親親在列聖容有欲為之志而陛下當有善繼之圖者乎臣所議於今日有二一曰革除之陵廟宜復二曰景帝之廟號宜尊洪惟太祖開基成祖定鼎列聖神功巍巍莫尚矣然自太祖以後成祖以前其間君臨天下者不有建文君在乎既緣靖難兵至避位自焚延迄於今祭享無聞陵園不治行道之人歎歎息臣嘗倣往牒當建文君沒成祖駐營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以天子

之禮遣官致祭當其時固未嘗不陵不祭也乃今令甲
所載止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而建文君不與焉茲何以
故豈成祖許之於先而所司顧廢之後耶國家修明典
禮凡前代帝王有功德於民者除歲廟時祭外間遣官
祀於其陵而矧稱帝建號按臨臣民至四五年首為一
代嗣統之正者乎又如革除死事諸臣我皇上登極之
初首發明詔令得祀於其鄉邇又允言官之奏凡諸臣
墳墓苗裔咸蒙修治卹錄而為之君者反不得一坏之

土一勺之水宜天下人心惋然而深悲也似宜勅下所
司即其原葬處所立為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上尊
諡以表追報之隆復年號以正君臨之體此非臣等今
日私議也當在成祖時既葬以天子之禮必宜享天子
之祭既享天子之祭自當復其有天子之號詎特天下
之心固亦成祖之心也而何顧忌之有與至於景帝之
事則又異矣土木之變國家岌岌乎幾不可保景皇帝
奉太后命進登寶位鎮安人心倚任忠良克戡禍亂卒

至鑒輿反正宗社寧謚聖子神孫所以晏安坐享全盛之業者景帝之力豈可誣哉迨升遐之日謚號葬祭率從貶損蓋一時軒輊之勢則然而實非人心之公與國典之正也以是至憲宗純皇帝時特允廷臣建議復其帝號祭以帝禮先靈顯赫亦既足以述先志而昭往烈矣然而廟號未加陵制有儉生有安天下之功而崇報不稱沒宜享天下之號而物故未彰其於國制終屬缺典臣等待罪該科每見太常寺歲祭題請祭祀其遣官

行禮諸陵皆同固未有隆殺也即如前歲駕幸山陵行
春祀禮臣忝扈從之列見我皇上於景帝陵躬為致祭
誠重之矣乃其祭與諸陵同而其制與諸陵異雖致祭
於陵而不得祔祭於廟仰窺聖衷當必有缺然於茲者
矣似宜遵照典制備加尊謚仍恭上廟號昭示無疆其
陵制隘陋尤須亟為恢改如似逼近恭讓皇后陵勢難
展拓第就其殿廡門垣等項稍加穹廣仍量陪寶城增
建明樓以稱帝者藏衣冠之地至於恭讓太后陵亦宜

一體修治俾得鬱然相望如此庶足以慰在天之靈而彰沒世之德其於陛下繼述之孝制作之隆皆有光矣

景廟議

成化二年五月湖廣荊門州學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既已北狩皇上方在東宮寇騎薄於都城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繇而平黠寇何繇而服鑾輿何繇而還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年穀屢豐元元樂業其功不小迨夫先帝復辟其貪

天之功以為已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濟
祀未稱典禮人心猶鬱天意可知昔周公有身代武王
之功及三叔流言避位居東致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成王警悟遂親迎之出郊反風感應如響今者災異迭
興無乃天之動威亦以彰邨王之功與伏望皇上特勅
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則倫紀以厚而天
心可回矣事下禮部議之禮部等衙門會議訓導高瑤
所奏追加景泰廟號事僉謂邨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

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春坊
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月冊立陛下為皇太
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邸王即帝位改元景泰緣陛下為
皇太子在前邸王即帝位在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
正月英宗睿皇帝復位欽遵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
復景泰為邸王詔告天下永為遵守然後人倫正天理
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高瑤建言乃欲加邸王廟號臣
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

曾未半月羣臣又立一親王為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為哉此景泰三年皇太子之廢有繇然也在當時雖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然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雖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然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而不敢耳凡若此者皇太子為君親王為臣天經地義民彛物則截然一定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今多官會議依違苟簡畧無定見猶欲煩瀆聖聽取

自上裁豈臣愚之所能喻哉先帝明並於日月此事處
置已久人心已定今若誤聽高瑤之言一加郕王廟號
必將祭告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祔廟承祧之禮焉必將
遷啓梓宮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焉必將追贈
皇太后皇后之稱焉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
政焉且高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為不明一陷陛
下於不考古之聖賢經史具在魯隱公內不承國於先
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

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而削公即位正大倫也邲王之即位內承國於何君上稟命於何王不過羣臣扳已而立為遂立爾律之隱公允合無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故昌邑王既廢未聞復為漢某帝更始既廢未聞復為漢某王誠不敢悖逆春秋移不明之過加於先君而欲全孝道於子孫也陛下昔為皇太子名正言順誰得私議邲王乃敢廢之易以已子至使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邲王所自

為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密運姦謀從吏
為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邸王有疾陳循自合迎請先帝
復位却乃率領羣臣進本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
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
功先帝終無出路矣但此迎駕之人又皆貪圖富貴之
小人既効微勞氣盈志滿驕奢淫佚靡所不為是故高
爵厚祿封公封侯所以尊顯於元年者賞其迎駕之功
也嚴刑峻法或斬或流所以誅於後來者罰其驕矜之

罪也今流言國中必曰先帝怒此諸人迎駕而罪之則萬無此理而不足信矣陛下即位之初首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仍復舊職內閣辦事然後欣然自以為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用矣彼小人者但欲得官於已豈顧貽患於人臣以謂高瑤此舉非欲尊禮邨王也特為羣邪進用之階也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疎遠安敢妄言上誣先帝之明使後世觀之以為口實而今之議者亦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從而